

# 湖靈山

葉夫理莫夫等著

平明出版社刊

---

近代文學譯叢

山 靈 湖

蘇聯 葉夫理莫夫等著

李 霽 野譯

平 明 出 版 社

---

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初版 1—20000 册

版權所有・不准翻印

---

本書根據歷年蘇聯文學英文版及名家短篇小說集譯出

平明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1257弄5號

華文印刷局排印 陸楨記裝訂所裝訂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定價人民幣五千二百元

〔文學・藝術〕 92000 字 〔定價頁 198〕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

### 內容介紹

本書是蘇聯短篇小說集，內容有寫兒童的心理或生活的，也有寫在衛國戰爭中以英雄行為保衛祖國的，科學家對於被法西斯摧殘的優良品種珍惜愛護的精神，對於祖國富源關懷探求的情況也以文藝的形式表現出來了。從另外幾篇，我們看到蘇聯人民一般的優良品質，特別是不怕任何困難，隨處表現的戰鬥精神值得我們學習。

## 目次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米霞(高爾基) .....          | 三  |
| 丹柯(門希科夫) .....         | 一七 |
| 飛行(卡達耶夫) .....         | 三  |
| 牧童(蒲斯托夫斯基) .....       | 四  |
| 山靈湖(葉夫理莫夫) .....       | 三  |
| 訪故里(克魯辛斯基) .....       | 六  |
| 無指的白手套(伊蘭科夫) .....     | 八  |
| 潘特猶恆和潘特里葉夫(波列伏依) ..... | 二三 |
| 燭(西蒙諾夫) .....          | 二七 |
| 女伶(愛倫堡) .....          | 一四 |
| 友誼(普里須文) .....         | 一五 |

山  
靈  
湖



## 米霞

高爾基作

米霞是一個絕不能安安靜靜坐着的男孩子，什麼時候一不讓他出去玩，他就終天像陀螺一樣旋轉，總礙大人的事。

男女孩子們都知道：大人家總忙忙迫迫的作着這樣或那樣的無聊事，所以他們常常告訴小孩子說：

『莫要打擾我！』

米霞的母親經常顯得忙碌，父親整天在書房裏面，寫各種各樣很長的，大半也很無味的書——米霞是不准讀這些書的——他就很常聽到他父母說這樣的話。

母親是滿好的，就像一個小玩偶，父親也滿好，不過比較起玩偶來，倒更像一個紅種印第安人。

春天剛要到臨以前，因為天天下雪，天氣變得很糟，米霞不得不待在室內，比以前更使他父母嫌惡，有一天他父親問他：

『米霞，你覺得很厭倦嗎？』

『像上算術課一樣！』是他的回答。

『那麼，把這個筆記本拿去，把你遇到的有趣事情都寫下來。明白嗎？那就叫作「日記」。所以你就是記日記啦！』

米霞拿過筆記本來，問道：

『會發生什麼樣有趣事情呢？』

『哦！那我可並不知道！』他的父親說，一面點起一支紙烟來。

『爲什麼你不知道呢？』

『因爲在小的時候，我把功課作得很壞，總拿胡塗問題煩擾人，一點也不自己費思想。明白嗎？現在跑開罷！』

米霞猜到爸爸暗指的是他，不過不願對他明說，他原要快快不樂，可是他父親的眼睛却是仁慈的呵。所以他只問道：

『誰作那些有趣的事情呢？』

『你自己呀，』他的父親回答。『現在像個好孩子樣走開罷，莫要擾亂我了。』

米霞到他自己的屋裏去，把打開的筆記本放在寫字臺上，想了幾分鐘之後，在第一

頁上寫：

「這是一本日記。」

「爸爸給我這個好本子。假如我把要寫的一切都寫到裏面，它會有趣。」

他放下筆，安靜的坐了一會，眼睛把屋子四面打量了一番——屋裏的一切東西都是很熟悉的。

他站起來去看他父親。他的闖入一點也不使他父親歡喜。

「哦，又是你呀。」

「看哪，」米霞拿出他的筆記本說，「看看我已經寫的東西。我作得對嗎？」

「對，對，對，」他的父親連忙回答。「只是「計」應該寫作「記」，「鳥」應當是

「寫。」現在請走開罷。」

「裏面還應該寫什麼呢？」米霞想了一會之後問。

「高興寫什麼就寫什麼，想點什麼就寫——寫詩！」

「詩嗎？寫哪些詩呢？」

「不是什麼哪些詩——你自己作呀！跑開罷，討厭的孩子！」

他的父親拉着他的手，領他到外邊，關起門來。這簡直是全不客氣，這一次米霞真的

覺得傷心了。回到自己的屋裏，他又在寫字臺跟前坐下，打開筆記本，開始思索：他別的能力加上什麼呢？他厭倦了。……他母親忙著在餐廳裏檢點飯巾之類的東西，廚房總是很有趣的地方，可是不准他去，街上又是霧，又是霧。……

米霞看看鐘。天還早，才九點過一刻，但是在他看鐘的時候，他心裏起了一念，於是臉上現出微笑，他回到筆記本那裏寫道：

『我們的窗上有一個鐘，

針像鬚樣上下的動。』

這是真正的詩，努力的結果使他高興，米霞從座位上跳起來，向着餐廳跑去，一面叫道：

『媽媽，媽媽，我作了一首詩，你看一看！』

『九，』他的母親一面整理着飯巾，一面說。『莫要擾亂我。十，十一。……』

米霞用一隻手繞着她的頸子，用另外一隻手把筆記本塞到她鼻子跟前。

『不過，媽！請務必看一看！……』

『十二。……哦，天哪！你會把我扳倒啦。……』

但是她拿過筆記本，讀了詩，使米霞不高興的說道：

「你爸爸一定幫了你的忙了，再說「牆」字少了半邊哪。」

「在詩上也是這樣嗎？」米霞問，完全喪氣了。

「是呀，是呀，在詩上也是這樣。請不要打擾我了，跑去作點事罷。」

「不過什麼事呢？」

「去再寫點詩。」

「再寫什麼呢？」

「想點什麼。比如說，小鐘滴滴噠噠的走……或這類的話，你就寫成一首詩了。」

「對的，」米霞說，順從的回到他的屋子裏去了。他寫下他母親的話：

「小鐘滴滴噠噠的走，」但是寫到這裏停下，任怎樣也想不起別的什麼了，他甚至把

墨水染了滿下頰，手指更不用說了。

突然間，彷彿被什麼人提醒了一樣，他想出了第四行：

「但是，我整天無聊得難受！」

這是實情。米霞是很無聊的，但是他寫下第四行的時候，他却樂得要跳起來。

他跳起來跑到父親那里去，但是他父親是伶俐的！他把書房的門鎖起來了。米霞扣

『誰呀？』他的父親問。

『快開門。』米霞出不了氣的叫道。『是我。我寫了一首詩，頂好的。』

『恭賀，再寫一點罷。』他的父親喃喃說。

『但是我要向你朗誦呢！』

『你可以以後再朗誦罷。……』

『可是我要現在就朗誦！』

『米霞，可以算了！』

米霞彎下身去對着鑰匙眼，把詩讀了，但是這好像是向井裏嚷嚷一樣——他的父親不答腔。

深為傷心，米霞靜悄悄的回到他的屋子，在窗子跟前站了一會，把前額緊貼在冷玻璃上面，以後才在寫字臺跟前坐下，寫下他自己的思想：

『爸爸騙了我。他說若是我寫日記，會有趣味——可是沒有用！他這樣作只是使我不妨礙他。我知道。媽媽生氣的時候，他稱呼她氣母雞，可是他自己也並不更好呀。昨天我用他的銀紙烟盒玩九柱遊戲的時候，他大生其氣，比媽媽還糟。他用不着說話。他們都是一樣的。唱歌的尼那·彼得羅夫那打破一個杯子的時候，他們說：沒有什麼，莫要介

意，但是我要打破什麼的時候，就聽不完他們的嘈嚷話。」

想到他的父母對他多麼不公平，米霞幾乎爲了自己和父母迸出了憐惜的眼淚；他們都是那樣好的人，可是却不善於對待他。

他站起來，走到窗子跟前，一隻濕了的麻雀站在飛簷上面，正用喙收拾羽毛。在小鳥用黃色的喙弄平它的深褐色羽毛時，米霞看着它，它嘴角跟前的毛蓬亂着，正像他爸爸的鬚。

米霞發現他自己在想詩了：

『兩腿像牙籤，

念珠似的眼睛，

這個鳥有爸爸那樣的鬚，

我可以保證。』

他的思想不再押韻了，但是這已經足夠了。米霞心裏覺得驕傲極了；他急忙跑到寫字臺跟前，寫下詩，並接着寫：

『寫詩是十分容易的。你只消看着什麼東西，韻就自然來了。爸爸用不着誇耀，我要寫的時候，自己也可以寫書，而且還押韻呢。我只要學學怎樣拼字，加上點逗符號，就可以——

一直寫下去了。媽，他，黃油，小猴。我可以用這些字作一首詩，不過我不願作。我就是什麼詩也不願寫，也不願寫日記。假如你們不感興趣，我也不呀。還有，請不要打擾我。」

米霞覺得幾乎哭起來，但是正在這時，他的保姆熱尼亞·伊凡諾夫那進來了，她是一個矮小的人，玫瑰色面頰，眉毛上有發亮的雨珠。

「早安，」她說。「爲什麼你不高興？」

米霞帶着自覺了不起的神氣皺眉：

「莫要擾亂我！」他模仿他父親用破啞的聲音說，於是在他的筆記本上寫：

「爸爸叫我的保姆小獅子鼻，並且說她還應該和玩偶遊戲。」

「你是怎麼回事？」保姆驚奇的問，一面用玩偶似的手磨擦她的玫瑰色面頰。「你在寫什麼？」

「不能說，」米霞回答。「爸爸告訴我記日記，把我的有趣思想全寫下來。什麼都寫。」

「你想到什麼有趣的事嗎？」保姆問，一面彎下身去看筆記本。

「還沒有什麼，只有詩，」米霞說。

「錯誤，看看所有的錯誤，」保姆叫道。「這是詩。但是一定是你父親寫的，不是你……」

米霞又生氣了，這是怎麼說！？

沒有人相信他！於是他一氣回嘴說：

『要是這樣，我就不作我的功課！』

『不過爲什麼呢？』

『因爲我不願作，這就完了！』

正在這時，保姆的眼看到米霞寫到她的地方了。她飛紅了臉，轉身看看鏡子，也生氣來了。『你也寫到我了！真的嗎？那是你父親說我的話嗎？』

『你想他怕你嗎？』米霞問。

保姆又思索起來，再向鏡子轉過身，於是說道：

『那你不願作功課了？』

『不願。』

『好的，我去聽你媽媽對這件事有什麼話說。』

她走掉了。

米霞的眼睛看着她出了門，於是轉回來又寫：

『我對熱尼亞·伊凡諾夫那生氣回了嘴，正像媽媽對爸爸一樣。她可以不麻煩擾亂

我了。若是沒有人歡喜我，我也不在乎。以後我就說我對保姆抱歉，把這也寫在筆記本上。我要整天寫，就像爸爸一樣，誰也看不到我。我也不吃午飯，絕不吃，有烤蘋果也不吃。我夜裏也不睡覺，只是不斷的寫，讓媽媽像對爸爸似的早晨告訴我，我會送了自己的命，我的神經會垮臺。讓她哭去。我不在乎！若是沒有人歡喜我，沒有什麼關係。」

他還沒有寫完，她的母親和熱尼亞·伊凡諾夫那就一陣走進來了，他的母親默默拾起他的筆記本，她的仁慈的眼睛發亮現出微笑，她開始去瞭解她兒子的思想。

「天哪，」她驚奇的叫道。「什麼一種……不，我必須把這給爸爸看去。」

她手裏拿着筆記本走去了。

「我大概要受罰，」米霞心裏想，於是向保姆轉過身，問道：「你告了我了？」

「若是你不服從……」

「我又不是一匹馬，不得不服從……」

「米霞，」他的保姆叫，但是米霞生氣的繼續說：

「我不能同時又作功課，又思索一切，寫下一切……」

他可以還說許多話，但是使女進來說爸爸要見他。

「聽着，」他的父親開始說，一手按着他的蓬亂的鬚，一手拿着米霞的筆記本，「請到